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十三　　　宋　黃榦　撰

書

復楊志仁書

榦官守如昨春苦蝗夏苦旱奔走阡陌無寧日近方得雨稿苗復蘇人心亦與之俱蘇矣但旱處頗廣恐自此不得復寧也一考零八月矣亦本無他挑中間州家以財賦見怪亦頗不能平渠亦無他但不曉耳既憤然取

上又忽然發下特為吏輩所玩弄耳倉臺昨亦見疑但此不與之辨近亦無他直道而行雖蠻貊可也何足道哉

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并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欵語各究所藴耳幹本但為貧循常調竊升斗耳豈敢為寸進計諸公推挽朝廷誤以為可用擢貳淮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於庸人其勢必不合不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

然未能决去者試邑之後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懇廟堂求為歸計也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共講者不知契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脚相與講明此道所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為古人天資甚高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惓惓殊可念也都下作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

餘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承書貺感感彔彔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為貧勢不容已改秩

作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為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為可用一歲間自淮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顧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年事至此素志失酬勢須夏秋間即為丐休之計儻得投老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快

快

幹去冬已拜予祠之命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人遂再申審三月初命下即行四月七日抵家自去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欲與之競亦不欲為之屈遂引疾丐祠其事亦甚微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容已受人牛羊為之求牧與芻豈可為人掣肘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書偶以

故居太窄不足容孥累遂再創數椽於其後便覺擾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世俗俯仰也昨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今所示諭數條别紙請教

𣏌以孥累猥衆未能忘禄十餘年間奔走宦塗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諸賢以其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役食人之禄不容推辭以是愈覺疲憊今皤然一翁矣不能善

刀而藏誰之咎歟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歎也承示仁說討論極精通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間故人惟楊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怠更冀努力以昌吾道自來江西亦有三五朋友可與共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曾講論否更有以切磨之為

佳屬有帥檄攝倅南安乃濂谿舊治力不獲辭後月初即行到彼一兩月即告歸人行急布禀草草

年事遲暮常懼即填溝壑不得合并相與講習以遂今生之願近引疾丐祠三上方得請自此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跡豈不願隨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累年區區薄宦真成為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閑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書中所言日光月魄見得極親切

但別紙心性之論則似未通透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絕不曾見敬服幹但亦各有可疑幸相與商確程謝尹所

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為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疎略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録云所荅之語此但當荅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荅是未免

以心性為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為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烱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烱然不昧如大學

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覯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幹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成合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為聲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

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來諭亦似支離耳屬腎腎即水水即太陰目屬肝肝即木木即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即太陰少陽之合鼻

屬肺肺屬金金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然否所論大槩得之但所引志動氣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爾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

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為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為木火一陰分而為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

四則知其所以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為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

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顔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

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如何也為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榦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若思故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思之

榦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敝廬以諸姪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挈歸福州則不忍忘數十年師

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墳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
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為葺治屋舍
使可居止以三子皆娶福州人只得挈之歸福州榦自
四月歸抵此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
矣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撫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
奉墳墓以終老矣
榦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
下之交竭忠盡力横議四起二月敵攻浮光令往黄州

守禦已而敵勢頗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歴陽徐守求去遂令两易歴陽諸公之意實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歴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罷命始下諸公以為得計而此實甘心不然則此身何日而可脱耶年事至此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一禮非契兄未易言此日夜念念千萬早來舊本併攜來為佳當得與二三同

志共成此書也南康亦欲屈尊兄為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為愧耳教官無所鑒別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梲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幹上嗽下痞兩疾如故頗為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進終日倦睡氣象又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執一得之智一偏之見

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

有司如主人服則非令僕隸輩明矣豈有僕隸而可服主人之服乎執冠者注家以為有司為期於廟門擯者請期亦謂之有司佐禮者莅於廟門宗人告事畢亦謂之有司主禮者如此則宗人擯者皆可以用僕隸乎但恐古之府史亦是士流為之如漢卒史尚皆補官入仕則非若後世盡用下流也故注家以有司為府史之屬耳今用吾輩之後生者為之庶可服主人之服而無歉

也不知如何

自此理而出一句不可曉理在何處置局許多物事皆自他局中出耶有理便有氣理氣未嘗相離若是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亦是有箇天便有箇德其為萬物也亦是理與氣一併分付何處專有箇理管斡出許多物耶似此沈痼見識若要自立議論不妨不敢奉和也性無內外一句不可曉實體之於身如何是無內外橫渠定性書言性乃是言心何不反身以思遂為是語也道者

中庸之道一句亦無害終身說得似太急耳其他認得皆親切

復甘吉甫

葉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卻得相與讀先生書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求放心三字動靜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粗有省如象山所謂倍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榦老矣諸兄正好著力庶師道之有傳也

榦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舊居窄隘不足以容
遂以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為送老之計以百
物皆旋措置遂遲緩至今更旬日亦當告成也坐是頗
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何幸如之此間絕無朋友講習
況得契兄辱臨之耶論及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理此
切當之論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
到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行生之
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

物卻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木煖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

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常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五行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始洪範又推之以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之說往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與庶徵肅乂哲謀不同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何必如此牽强以水配貌水屬陰陰有質也以

火配言火屬陽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木屬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金屬肺而主聽如此分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以貌為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身發用處莫如言心正則言辭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以水為主學道以敬為主此洪範之要旨前賢教人入道門戶不是杜撰直是與造化同體也以此觀之至精至妙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而不肯輕發

也尊兄以為如何試思之以見教併舉似李司直黄去私恐可商確也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様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於此亦只見得皮革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候潮門外也況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

卻是鄉間有一楊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門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他皆不必言也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為急也方兄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卻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言闔胡為不自萬而一言開胡為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隅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

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益天地造化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楊至之之疑卻恐未

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改者此也
賤職甚簡靜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侯庸俗
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詆於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
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敵有必亡之勢而守邊者乃此
等庸物亦無分毫備禦之策只是一味脫空逢迎萬一
有警則牽連就死耳果何罪耶
五行有生數有行數榦嘗疑之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理恐不如此故嘗

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在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多寡爾非謂次第如此也葢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地得耦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四也一能為三二不為六而為四者地屬於天陰屬於陽故其方也止於四不為六水者初生之

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為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

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内者為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頃見方士

言人之生男女也夫氣先至而婦氣應之則生男婦氣先至而夫氣應之則生女此坎離之義一六二七相成之理也若以次序則全不成義理矣雖然此特粗淺之論也此特文義之不可不辯也夫水木火金土足以見其次序矣吕不韋尚知之而况於古人乎六府之序九疇之次必曰水火木金土何哉六府與九疇不同然必以水火為先濂溪先生所序亦如此葢不若是無以知造化生成之妙無以知太極本原之所以然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為之本者矣此

事更宜深思若只隨人腳跟轉竊恐虛過一生不曾識本生父母面目也有可見教更幸往復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學者守其說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貫若但如侏儒之觀優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說得諸兄詰難甚幸餘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既有質豈容無氣行既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火生土曷嘗無質哉此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之說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辯之矣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已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已耶土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以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

並則聽比於金且何為其聽比於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為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虚精沈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

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為或以太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生陰陽非陰陽無以見太極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之序榦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竒耦多寡

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五行次序幹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靜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靜亦然其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禮了便是義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

不將道理去推尋只得隨人背後盤旋也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

餘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吾輩勉之餘衰病如常

無足言者老來深欲求閒亦覺世道可厭然終以家事相絆未能脫去為挽也方明父來此相聚累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為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

勉齋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脩

勉齋集卷十四
宋 黄榦 撰
書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絶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别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

殯殮皆不及待側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且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省親幹家之類亦許暫告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亦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榦持甥甥之

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為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至此皆榦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令榦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之此在諸友自處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散則家中床榻之屬欲煩齊卿季亨收拾送七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册悉令收歸一兩日遣人往

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早報之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便為附去必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李亭仁父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間米平費用不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為祝會之既有被食在學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然亦可與應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之偕來會喪否諸兄不及一一多

祝但切須立志讀書此身未死尚冀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録此報令叔周叔録此報成叔季亨録此報六三哥也伏紙悽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榦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東行榦以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

之意然區區之情决不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再往榦年已六十七矣若是終兩考便是七十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亟歸亦可略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為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以元僚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榦豈願為此哉淳光之兵未

退既責以守關又責以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乃有以為逼已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篋胡卿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昌亦曰其人每得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絶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而又陽為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豈可久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敵相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敵人之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問有無必欲及數不

問土俗必欲促辦以至數馬草數巢縣寨屋料數廬州團樓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縣縣抑之總保與百姓等一切常行之事今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內括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括去無一文矣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為犯上此亦豈可復為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躲巳措置下四百萬磚矣更諸

縣約有百萬自可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間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則自可不勞而辦餘亦不顧以此為功也但得歸老故山蔬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為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也

餘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刻非思

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顧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為貧如為人傭雇姑就斗升之禄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矣如斡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髪哉今朝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

衝於萬里之遠遠人畏懾其效可見已而況參乎已具申丏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為之地也

榦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榦之辭歷陽遂奪徐守之安慶榦又居而有之於誼安乎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者所得以藉口榦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

曰此必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間所至築城為人所欺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為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不知所以敗衂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為之說者自是好言恢復者也是嘗與泗水之謀也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為此秘密之舉豈肯泄其機而

諜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幹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為元僚使幹果若後生輕鋭之為此謀以誤制帥又胡為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云曰幹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為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哉况幹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確

甲糧廪謾不知其虛實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師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僚之職又令其往黄州措置闗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啟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𠏉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為敵人所侵内為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

給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尚可以為郡耶只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徃矣行年幾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為歸萬望為徧告相識力禀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卻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其甚書

聞敵人有必亡之勢如人將死但不知臨時作何症候而既死之後又作何等鬼祟而吾又何以禦之朝廷既不以為意而州郡又只是脫空逢迎殊可慮也聞來歲且欲歸仙里幹近思之惟以求放心為本一動一靜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為之根本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著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以數數

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一相聚耶榦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望於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為幸也

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與孫居敬提刑 杓

榦野拙無庸自山中來寄跡宦途於世事全不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掾案親書以見慇懃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而不敢輒作也若其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况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締建皆偉丈夫所為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榦所

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赤壁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𡏖之外其胸中之浩然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胸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竑偉之議以挫憸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榦之私禱也榦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但知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為長久計其官軫念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

以茍逃曠責千萬顧望

與江陵吳帥賓客張生簡

榦少禀夜來見董撫幹說大師刻意薦幕屬亦有相料理之意此必契兄所為於心甚不安諸丈在幕府日久委實宣勞榦到此甫五十日何勞之有焉賦分奇蹇窮悴之甚天實為之若又無功而辱薦是重其罪也招軍諸邑之力買馬獸醫之事榦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

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一士幹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羞當世之士哉自古秉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為功則稍自好者不顧也幹山林麋鹿之性自許已熟為二百指所累不得不仰寸禄以自活耳絶無一毫榮進之念方欲懇大府丐一祠禄而去恐有避事之嫌來歲亦欲伸請尊兄不能為我謀反欲以招軍買馬見治尊兄亦何用此招軍買馬之朋友哉反覆思之殆不知所以得罪

之由也榦生平介然之性茍使之得行其志雖赴湯蹈火有所不憚辱大帥之招當此多事之際自當知無不為又豈待薦引而後用其力哉以薦舉而後用力則不薦舉而不用力矣豈良士也哉想文字未行尊兄宜秉此力為我辭使榦尚得託跡幕府幸甚

答林公度

承垂諭以令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行之甚善甚善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先生遊見其

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賛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為易行蓋人家閫門父子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質明行事不數刻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禮者為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難樂為簡便也榦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方有深意且如揲蓍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

校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益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𩊅頃嘗爲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啟其驕慢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處之已不能盡如古則今人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

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兩紒著背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為之者道服再加道巾籠衫三加帽子衫帶若有力可製襴帽則始加頭巾籠衫再加帽子衫帶三加襴幞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幙障截門外向或人家廳偏閤之後自有空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固善今人父兄

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茍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一一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為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為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有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省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為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

嚴肅詳審之意況於其他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難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為佳幹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政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益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尅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尅木之母也若正相生則當從水此固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

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里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閒居計頗有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理義自明矣

此事不可更緩吾人前面無多日予所幸師儒並世而不聞道以死亦可哀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惺惺二字真學者入德之門比以扣稟老先生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與鄉閭晚輩為伍只此一念豈他人可及哉顧不肖重以自愧耳不能安貧强顏求祿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歎服况

令所疑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顧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哉入門而求已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以外移合歸本貫銓量事隷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山寺度量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即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之舊諒均此情榦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瘕喘氣促至今未復氣

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摳趨之地奈何奈何朋友解散講問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絶之慮鄉閭年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與勉力以共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忘尚頼長者出為主盟毋使悠悠虚度歳月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可為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博採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

字令氣質勁健乃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為之領袖必大李亨相與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承欲此來甚幸鄉者朋友來者已遍鄭成叔唐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動想亦費力須得轎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更審處之

翰憂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事

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書院三間內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禍患摧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一介之行亦間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是深憂家聲自此隤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

故因此詳布之衆頒賜奠儀已薦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於長者深所敬愛訃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生塋畢事朋友遠來失聲墓下傷哉痛哉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祔廟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

榦忽得李亨書承聞先太夫人奄棄色養不勝驚怛昆仲孝愛純篤何以堪處别來數日間事變不測如此榦辱在契好舊交便合趨慰適以迫行不克如願愧負多

矣但得季亨報云治喪不用浮屠一以禮經從事掃去末俗之陋而先太夫人遂得以禮終是則孝之大者尚幸堅持雅志世俗啁啾之論不足恤也榦正月半間即歸歸日首圖叅慰

榦諸況如昨無足云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為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為問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顧榦自治不至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

翰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為卒歲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虞兄為先兄擇地了畢即為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合翰方奔走為衣食計兄亦老且倦遊異日思欲為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書不勝愴恨

翰猥賤苟活為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治則不若食其力

之為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歎終不若歸故山之為樂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為歸若可違里中則又當尋尊兄為旬月之遊也髮已種種齒牙動搖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衰頽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能料只有聽之而已

榦一墮官途如入苦海終歲汩沒人生幾許十四年不得休息真是可厭世間以仕為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

富貴者非為盜則為傒僕誠不能甘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為樂也三上香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既遣不能徒行少俟秋涼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為計六郎歸鄉之計已決性資拙朴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册渠欲得之乞付之為佳恐有重

本欲留宅上者可面諭之也
榦為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普無所益性本
介僻學又迂踈與世寡合與義不受辱引疾奉祠投閒
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寒無日不病閭里故
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
不可得徒切悵望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榦以
先閤為姪輩占住無所安息偶帥參相念以南法雲僧
堂見遺見𨻶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出入

不與髡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刹幽靜最擯棄者所宜處也

勉齋集卷十四

勉齋集卷十五

宋　黄榦　撰

書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識爲恨三四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已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穎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

其為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惶悚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榦少不自量喜從師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篸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禄為活一行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益不待七十子之没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

而外之所恃以為人物者亦多不可曉解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為者矣翰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官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節於翰為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髙明閒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榦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爲策今敵兵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苦是郡無城壁便即興工創築度費五六十萬劵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樁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便之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劵未必

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秋冬間了得此一役便可丐歸矣敵人之來亦不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為所敗吾之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帥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也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做家計修城壁造砲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

百里耳卻來起安慶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他事皆可闊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耳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皆引去為之柰何

久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㧗台翰之賜謙之兄繼至又得熟聞為況之詳至以感慰賑濟區處有方人賴全

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榦衰老念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敵犯浮光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甚可念也此間土城雖已完備但未包砌馬面尚少未為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此間世俗皆以為丙午辛巳丙寅敵之侵淮皆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為意軍歷全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一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

暇及今亦一面料理輒有少禀此間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可怪之甚偶見詹簿說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乃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卻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十張卻須一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儻蒙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忽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賫錢就彼雇人擔挐以來至望至望

承聞開府未幾豈弟仁恤之譽已洋洋於田里當旱暵

之餘得賢者賑卹之康廬之民何其幸耶但不知朝廷
上司肯以米相助否莫若且急遣二三精敏官屬散行
諸縣勸諭諸戶籍其有餘之粟以備賑糶須是異日實
可以及百姓若但為虚數則無益也同官每難得人寄
居亦恐多私不若取之故舊中為佳若李敬子肯相助
則决不至有他也米價亦要平而有常每見所在豐年
米價十錢至凶年出糶官米卻只糶五錢如此皆非是
官物有限只得照例方是或云凶年錢難得是固然也

却不思天灾流行百姓亦須大家喫受常年喫一升米今且喫半升此豈得已哉又賑濟不如平糶官司錢物既有限細民當此饑歲亦當倍竭其力以度凶厄豈可誘之使偷惰是非所以愛之也又濟糶不可分口數徒見瑣碎只是每家每日三升若一口者亦糶三升彼自能多寡相通融大抵舉大事者最怕叢脞也賑糶之法當論旬不論月且如每日糶三升每旬糶三斗或以一日而糶三斗或三兩次糶三斗從其便可也如此則人

免伺候之勞切不可慕納流移之名其後難繼人情偷惰若開此門必至失業乃所以害之也南豐述趙清獻之事以為仍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此正所以絶其流移之路若欲往他處就食者則薄給其路費可也亦不可多多則去復來亦難繼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不敢不以告也𡊮此閒城壁已就近又砌畢五門亦屹然可觀兵籍最少通老弱不過千人見於城内沿城空地架屋千間為壯士營募民之壯健願居者給與之不收其僦

金且先為辦床榻之屬以誘之官為之約無他役但使之家守丈五之城治其蕪穢使不為城之害有警則皆守城之兵也仍造弩千張而家給之使之無事則閱習亦一助也近郊二十里保伍亦隷之郡擇其强壯者籍之有急亦可驅以守城如此二三千兵亦不難辦也燒磚一事擇浮屠之有幹者二十人主之應管内有僧寺關住持者便給住持以償其勞如此則三四百萬磚亦不難辦來歲夏末此事可畢矣故山之興甚濃非敢為

偽年事至此朝衫亦不宜久著也忽有制幕之命此事久矣諸公甚忌其來李公頗費唇舌省劄下只得力辭不可則來歲城壁既就卻旋求去走康廬以承誨也斡竊度時勢金人之弱甚矣不待間諜而可知也諸賢度德度力不敢便為進取之計此其為宗社謀至矣然將為宗社無疆之計臣子要當致無疆之思今進取者既失之孟浪持重者又失之偷安不知事終安歸耶日引月長吾國日困以彼之憤激敵吾之偷惰未知鹿死

誰手也況新冠方强羣盜蠭起吾所當慮非但一端也今邊郵事息正造物者遺吾以閒暇之日使之明其政刑登崇俊良以共起事功則恢復中原之慶翹首可待政恐反因以驕縱而日益顛倒耳每一念之令人流涕要之但當歸死故山不至徒在世間為人所嫉惡也久不拜狀時切尊仰竊惟以廬阜之𡶴崒與彭蠡之洶湧臨之以一代之偉人人物山川相與酬酢一郡生齒游泳於春風和氣中計其懽謠已洋洋於田野間矣甚

盛甚盛斡抵此已逾半年自覺初謀已拙到此別無出場只得為築城鑿池與民為效死勿去之策方其度工之初人無不驚且駭者幸而天相人扶未及半年事已就緒且今一意包砌歲前五門并三斗門亦可訖事便有啟闔雖大敵之至未可保而小小姦雄亦望風退聽矣身守一郡只得汲汲為一郡計外此皆非所敢知國家如天之福敵至輒敗劬而去是以至今隆冬不敢深入此兩日方聞淮北洶洶大率皆是相恐嚇之意兵來

不除道也天遺我以閒暇之日而諸公視之悠悠恬不加意要其胸中無識見無古今既不曉利害之實而又日夜拱手以聽命於人天固助之我固拒之謂之何哉南康朋友甚盛想聞賢守之至必有盍簪之樂榦亦以老且病告廟堂丐骸骨若遂雅志當得承教於白鹿卧龍之間矣

榦自前月來愈覺多事初令其往黄州提督關隘次又令往光州撫諭將士及至將行又令且赴制司禀議凡

此皆非所長只是緩急無人彖當且胡亂拖出不知平日拔擢貴顯者又要作何用耶自去年四月以後敵兵既退全不做分毫事業及至事到目前方且旋荒敵固弱甚然驅中原之百姓盡括其家貲帥以渡淮使之抄掠以取償於我浮光信陽數百里之地殺人如麻室廬毀焚至今未退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尚未解其勢危甚盱眙既自去年敗衂招悔今又聞安豐亦已為敵據矣為之奈何全看天意如何若人謀無一足恃者安慶城

壁未包砌軍籍亦寡弱器械未備將何以守若歷陽則尤當邊塞之衝已力丐免矣制司稟議之命甚久不知諸公却深忌其來只得力辭待來歲城壁就却旋求去大厦萬間支以一木不謂之愚可乎此計已決但未得朝廷慨然相捨則上無以答朝廷之善意下無以慰舒民之望二者縈繫於心耳尚冀高明有以賛其決甚幸五事亦多是文具此卻皆是實事今亦略改數處未知是否更幸詳之聞欲招林楊二君亦更相度事力果欲

遣人卻望令來此取書也

榦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為慮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紛不爲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拳也靜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就講學

上用工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益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幹昨日得相識録示小報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旨揮今日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為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無廉恥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早下不復以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别紙寵貺仰仞愛予之厚恐其匱之無以全

其守也若祠祿不下亦只得判作飢死年來卻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餽不敢辭私居辦此令人不能安也

與真景元直院

榦伏自壽春僭拜隸人之敬歲月倏忽奔走靡寧遂踈嗣貢拳拳山斗之仰實切此心中間竊聞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踊躍枘鑿難合勇退急流此風不聞於世久矣自顧庸懦亦竊增氣持皇華

之節居盤錯之都是猶欲責官推其所言而見之行事也相望數千里跧伏陋邦不獲目擊施行之一二以為快但聞種不入土蝗且蔽天伏想高賢憂世之深情烈士濟時之大畧安得拱侍函丈歘聽誨言

𣁽老矣本不敢有寸進之念偶得一官庶脱九死自先世不事生産而諸孫俱墮飢寒心竊念之黽勉從仕姑竭駑力本無寸長敢期公朝過聽遂叨為郡之命此誠生平夢想所不到冐昧此來已踰半考自度遲莫不堪

扶曳亟上香火之請不蒙開允而旱亢如此郡計蕭然
地居安復武昌之間為制使之說則曰安復極邊兩郡
之粟不可以出漢陽為漕使之說則安復漢陽之粟當
泄以濟鄂渚制使以閫外之寄而令諸司計臺挾朝廷
之命以持制閫彼此交鬭甚若仇讎甚至制使遣官運
以守漢陽之境計臺復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
象乃若是也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
之和朝廷方為安邊之計而一室之內自相攻擊又何

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賢者乃如此是殆不知其所以然也顧榦庸凡日夜起故山之念亦不敢與聞茲事被髪纓冠而救之則惑也百憂滿懷安得一侍誨言紓胸中之憤悶耶

與孫行之正字

榦衰晚負丞竊粟自知亡補忽叨予郡之命皆朋友過相推許是以至此不敢以為喜重以為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

妨為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吴蜀往來之衝武昌居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真可當干蕃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倏來忽去月給甚薄緩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且以治財賦增兵廩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顛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不仕仕則不可不任其事耳但天性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已既無

以逾人視人之所為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膚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真丈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人有愧也此間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恨不得見能録本見示否

復趙蹈中寺丞

斡昨者僭拜記室之問率略之甚黎斌來忽辱台翰之賜前所賜教猶未及拜領也寺丞持節内郡而拳拳於邊陲之諸將豪傑之士莫不慕義願為效死推其所以治峒寇者以制北敵中興之功可日冀也天下大勢亦可見矣嘗以兩淮言之敵人衝突三方分攻不攻都梁而攻招信不攻安豐而攻霍丘不攻浮光而攻光山非不攻也力不逮也圍棗陽百有餘日而卒以自解則勢之弱可見矣彼能以弱為強吾乃以強為弱豈將士之

罪哉所以用將士者非其道也邊事方殷而廟堂在告
制府所請百不一報制府疑懼力上祠請邊郡所請百
不一行此亦何時而可以若是耶信義不孚賞罰不明
無非自伐之道而尚可以伐人乎哉志士忠臣深憂切
歎寺丞義兼家國想不能不為之寒心也以餘料之敵
必不能自立割麥在即而邊郡寂然此必有變生乎内
者矣羣盜四起彼亦不能自立吾亦豈暫寧哉是為可
痛哭流涕也餘衰病無似之迹本以不能固窮投老試

郡但思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之計制帥令以列郡帶行制叅之職敵攻五關復令以郡守出竟守關又令以越關督戰皆不敢辭敵兵已退忽令易守歷陽則老病不堪復易一郡又令赴制司供職則事亦有難從者今乃得復守安慶之旨辭小受大驅去復還於義不安已上香火之請更一兩日往江池間候報以必得為期也相望遼邈無由一見以紓胸中之憤懣

與李子復書

幹不能安貧冒昧一出屬以邊頭擾擾才力綿薄大懼無以撫安此民諸賢措置各持其說當危急之秋為偷安之計敵人有所制未能以逞然蓄憾愈深向者之防秋今及轉移而為防春矣每思槩凡神識過人閲世已久未見其比顧乃袖手燕閑如倉生何幹抵此以郡無城壁一意興築不待報下即便興工五閲月而城成今五門亦已包砌屹然遂為淮右之冠居民方有固志小小姦雄望風畏遁若殘賊衝突彼恐合肥安豐之議其

後亦不敢久頓兵於城下恐亦可以苟安矣制司忽有幕府之辟此已力辭萬一不免則李公生平相愛至厚亦不容不從其請今日之事策將安出靜觀事變當必有非常之論幸有以教之或能不遠千里偕鄒兄垂訪尤不勝至幸望賜報當遣人奉迎也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瞻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禀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顧僕衰老困於吏役離

羣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祿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於卑陋而獨志於聞道尚賢而取友孰有過於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默而無言也竊觀來教以孔門欲為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為有用之歸然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奥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决不可不察也聖賢之學固求為可用而求之常在已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已則内

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
安故其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切於用也曰明明
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亦曷
嘗適莫於其間哉志於學而先以用為心則固已馳騖
於其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
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
而力行之所謂用者亦即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

為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顔未甞見於用也而三千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為學之要可知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為學而先以有用為念則是未知所性之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已務實為足下獻幹老矣方力上丐祠之請而求為無用之人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惟足下亮之

答陳泰之書　倫

幹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幹之愚不肖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作文章誇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豈非以其嘗從先生長者遊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幹安敢不竭其誠敢以所聞為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礱乎理

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勲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慼而不可復非罷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為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裹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汙瀆之中而覬吞舟之獲也足下其亦亮之敬字看得親切但常惺惺法為

主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泛泛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承諭旦晝念慮不如平旦靜坐此亦只是常覺不如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卻亦不須如此著意

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做行吾敬工夫而已又著一心要見箇義卻恐有病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用力而已别無竒法也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黙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

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勉齋集卷十五